



香巴拉

XIANGBALAMIJING

海青

著

秘境

三面铜镜，一部经书，
两个身世暗藏玄机的年轻人，
从逃亡到反击，一场惊心动魄的奇异冒险……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香巴拉
XIANGBALAMIJING
秘境



海青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巴拉秘境 / 海青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21-10740-4

I. ①香…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7229号



香巴拉秘境

Xiangbala Mijing

作者 海青

责任编辑 张静芳 李璐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72千字 印张 15.5

ISBN 978-7-221-10740-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失窃 / 1

杜警官迟疑地望了望邢队和蔡教授，谨慎地说道：“根据我们技术中心红外组电脑合成信息反馈，这个嫌疑犯很特别，应该说在我们国内刑侦界也是第一次碰到。”

第二章 古城 / 20

“我……我去杀了一个人……”虽然他的声音很小很小，但在我听来仿佛是一个来自地狱般的闷雷，轰隆隆炸得我有些眩晕……

第三章 钼矿 / 36

“不会是僵尸复活了吧？”我忙把手缩回来，可是一片冰凉随即从后背传来，一道冰冷缓缓从后背攀到脖颈，随即爬到我的头顶——是蛇！

第四章 地宫 / 50

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潮水般从对面铺展过来，而这巨大的缎子面上似乎镶满了绿莹莹的宝石，黑压压地占据了整个洞厅的地面——是老鼠！

第五章 组织 /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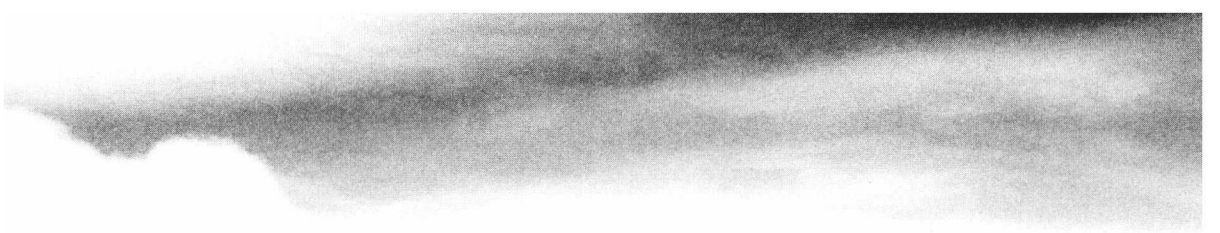
“鉴于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上级已经着手准备支援你们的行动了！但你们要以考古队的名义秘密进行，雪豹大队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

第六章 伏藏 / 81

晋美师傅双脚离地一米多高，被吊在卧室内的吊灯上，枯瘦的身子却穿戴着肥大而繁复的红黄色喇嘛僧袍，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尖顶黄帽子，头已经垂了下来。

第七章 回家 / 98

道路旁边的两排高大树木突然喀啦啦地倒向路中央，像被推到的多米诺骨牌，一棵接一棵，向黑暗的前方绵延开去。



第八章 纸 钱 / 110

“不会吧？纸钱儿不都是黄色的吗？怎么会还会有红色的？”南嘉看着那片火红如血的纸钱儿惊诧地看着宝一。

第九章 雅 舍 / 122

我走到书案旁，拿起那个红布包裹，打开来，立时傻眼了——这包里面赫然也是一枚八思巴文海螭吞日青铜宝镜！

第十章 铜 镜 / 136

纸人张哆哆嗦嗦戴上眼镜，站起身，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步步踉跄，步步艰难，看着他随时都会倒下的样子，我的心一阵狂跳。

第十一章 头 人 / 152

“嗯……”那美丽女子轻轻哼了一声，缓缓睁开眼睛，看了看眼前的人，微笑道，“头人，我这一觉睡得好长好长……”

第十二章 官 寨 / 165

苗晚霜睁大了眼睛看着张少阳露出冰冷的狙击神态，随即子弹推上枪膛，黑洞洞的枪口完整瞄向了格桑。

第十三章 坠 崖 / 185

苗晚霜眯起眼睛细细看去，那成群的黑云竟然是由一只只小小的蝙蝠组成，个个展开半透明的羽翼，勾着尖爪，猛向匪兵头部啄去。

第十四章 笔 记 / 202

身后传来黑卡那尖利的惊呼声，随即一记猛拳重重打在我的左肩头，身子不由自主向右侧斜飞出去，重重撞在宝一身上，我俩“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第十五章 坛 城 / 220

张爷爷靠在宝一肩膀上，枯瘦的手指指向老道姑，嘴角剧烈地抽动着，一双眼晴见了鬼般直愣愣地盯着老道姑，如梦如幻……

第十六章 决 战 / 231

突然我大叫一声，不自觉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好像这具身躯并不是我在控制一般，额头的灼烧感一下子消失了。

第一章 失 窃

PART 1 “不是人类的脚印”

深沉的夜，月光如水似练，透过高大的玻璃窗，隐约传来了街头车水马龙、熙攘热闹的声音，衬得这庞大而空旷的博物馆格外幽寂深邃，仿佛一座寂寥了千年的古墓。事实上，这里和千年古墓并没有多大区别，除了这散发着幽暗荧光的节能灯和这一座座大小、错落有致的玻璃罩之外，这里随便一件文物都有可能比千年古墓中的物件还要老上许多岁！

而我，一个二十五岁的新时代大好青年，就把这金子似的青春托付给这些锈迹斑驳、泛着阴森气息、所谓“价值连城”的珍宝了。本人姓胡名筋，男，二十五岁，J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体质人类学专业研二学生。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考古这个专业，本科读的也不是考古专业，而是临床，就在J大学医学部。考研之所以跨专业报考了文博学院也并非我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为了我那刚刚离世不久的外公。

原因很简单，叫我报考文博学院考古系是老人家临终遗嘱之一，而且老人家当着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当然还有我的外婆和老爸老妈的面重复了无数遍，在我拼命地点头、差不多快把下巴都点下来的时候，老人家含笑而终，享年八十一岁。

于是一个月后，在老妈和舅舅半挟持下，在那座金碧辉煌的研究生报考大厅

里，我颤抖着手以一百个不情愿的态度，选择了“考古学”这个前生今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专业！

“别了，我的手术刀。别了，我的无影灯！”

几个月后，在炎热的夏日里，我在几个本科哥们的帮忙下带着行李从医学部宿舍楼搬到了文博学院的研究生宿舍楼！

当我坐在新宿舍的床上时，新同学兼新舍友的徐子森抛给我一张纸——研一课程表。我看过之后倍加绝望：全部都是枯燥的学术课。

于是，就在这些无聊的课程中，我苦苦地熬过了第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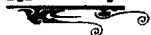
干枯的理论课暂时告一段落，我有了新的学弟们，这样我和徐子森就被导师蔡雪石教授带到了他负责的项目组——边疆考古小组。蔡教授因为在学术界地位崇高，退休后被学校返聘回来。用他的话来讲，我、徐子森是他这辈子亲自带的最后一批硕士生，算是关门弟子。

蔡教授是一个身材干瘦、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人，颇有点小平爷爷的味道。因其渊博的学识，在当今考古界绝对算得上是元老级。老先生著作等身，在边疆田野考古学方面，有着高深的修养。尤其是在央视举办的《寻宝》活动中，蔡老作为专家组成员，那种点评古物时儒雅飘逸、渊博洒脱的风度，着实使他成为一名新生代“学术超男”。在我们看来，即使自己活上两个老先生的年纪，也难以望其项背。

他也看出我对考古专业兴趣不大，却从不劝导，有时淡淡说些什么我只是站在门口，还没有真正入得宝山。不过，在物质生活上，蔡教授却没忘了我们。考古系研究所是个冷衙门，经费少，财政不富裕，这几乎是四海皆知的秘密。为照顾我俩庞大的应酬娱乐开销，蔡教授特意跟博物馆打了招呼，让我俩参加了J大学下属的博物馆值班工作，这样每个月可以得到一千多块钱。

为了回报蔡教授，很多校稿、排版、收集资料的活儿我和子森也干得有声有色。除了偶尔给本科一年级的新生上上课，其余的时间我俩基本是在教授的实验室里度过的。不过还好，有很多刚从古墓、洞穴里出土的稀世珍宝就由我和子森一点点清理干净，恢复它原本的模样。对于这项工作我是乐此不疲，很多时候都会工作到很晚才睡觉。

这晚是我当班。我粘好手里一件辽代墓葬出土的青铜佛像断掉的臂膀，放在工作台上，抬头看了看时间——差十分钟六点，该去博物馆接班了。我脱掉在实验室穿着的大衣和手套，换上一件夹克，揣着一包老妈上周送来的鱿鱼丝走出了实验楼。



博物馆的夜班几乎就是睡觉，负责安保的保卫科会安排好夜间安保的一切工作，带班领导只要带着两个保安到馆里各个展厅的角角落落走一走，然后将保险门扣上，就可以回到值班室睡觉了。

我走进博物馆时，外面已经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在一号厅转弯处的保卫科门口，我看到了正等着我的保安老张和那个刚来不久的小保安索南嘉。

老张是老人了，在博物馆服务二十多年，明年七月份退休。索南嘉则刚上班不到三个月。自从他来博物馆上班，我带的本科班学生的实习参观课，几乎场场爆满。开始我还纳闷，博物馆也没有添什么新东西啊，怎么这学期学习气氛比上学期好那么多？后来才知道都是来参观帅哥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名叫索南嘉的小伙子，的确是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他的帅气不是那种奶油小生的精致，恰恰相反，这小子脸膛红黑，五官周正，如斧劈刀刻，层次清晰，立体感极强，是那种很粗犷的帅。尤其是那双单眼皮下的眼睛，黑白分明、深邃迷离，散发着奇异的光芒，而笔直的鼻梁下紧紧抿着的两片厚嘴唇，更是性感至极。整体看上去，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帅哥绝对不是汉族人，至少应该是个混血儿。

但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却不是在博物馆，而是在我带的本科班教学楼里。

起初他混在学生流里，坐在大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直到有一天我讲边疆考古时顺便提了一句我国古代与周边十四个邻邦有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不是十四个，而是十五个，立时引起课堂的一片混乱。当然，我也没有太在意是十四个还是十五个，只说了句回去翻书看看再说，化解了这次课堂意外。不过，从此我记住了这个高高大大、脾气率直的大男生。

慢慢地我发现，几乎我每次去上课，他都会很安静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认真地记着笔记，搞得我上课有时看不到他都会很奇怪。可是，我带的六个本科班分成三组上课，没理由哪一组都有他的身影啊。不过作为大学老师，是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学生的。有一天快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按着花名册逐个点名，直到最后一个点完，也没有他的名字。我这才知道，他根本就不是这个系的学生。

等到我接了博物馆夜间值班这个活儿，秘密才被揭开——原来他的名字叫索南嘉，竟然是博物馆的夜班保安，和老张分在一个组。

后来闲谈时，听老张说索南嘉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因为家里困难，在家乡县城安排不了工作，才跑到省城打工的。我在心中暗暗打定了一个主意，那就

是今年的春城车博会一定怂恿这个勤奋好学的帅哥报名车模评选赛。那可比保安这份职业有前途多了！

看我走来，索南嘉忙立正敬礼，老张看索南嘉敬礼，也准备将手抬起。我一把拦住，笑道：“张叔，晚生可不敢造次啊！”

“哈哈！小胡啊，待会巡完馆到我那儿整两杯，你婶儿今天特意给我带来了二斤红烧猪蹄儿呢！指了名叫带给你一份呢！”张叔笑道。

“得！上回喝得醉醺醺，蔡教授把我好一顿收拾，还敢再喝？！非得把我煮了不成！张叔，您先回保卫科吧，晚上也没什么事儿，我和南嘉走一圈就可以了。”

“哎哟，那敢情好，我那猪蹄凉了就没滋味儿了！你们俩巡完可得赶紧回来啊，要不然我一个不留神就全吃了！”张叔兴奋地搓了搓手，乐颠颠转身就逃了。

“你瞧，张叔一提酒倍儿精神！”南嘉笑道。

“他那么大岁数，这楼上楼下几个展厅走一圈就得一个多小时，甭说猪蹄凉了，就是咱自个儿的蹄也快磨破了！”说完我转身带着索南嘉向一号展厅走去。

空旷的一号展厅是博物馆最大的展厅，墨绿色的整体色调使大厅显得古色古香。古朴典雅的木质展柜，以及顶部的射灯和柜内的灯光所营造出的气氛，散发着浓郁的青铜时代的文化气息。一千多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了三百余件精美的青铜器，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北方古代青铜艺术发展的历史。

厅内大理石立柱上的壁灯昏黄而朦胧，两个人并排打着军用探照手电走着，寂静的大厅只有我俩的脚步声。

我一向怕静，尤其是这么个阴雨连绵的夜晚，两个人身影被灯光拉得老长，在这宽阔的大厅里显得尤为诡异。

我俩穿过一号展厅，左拐过一条小走廊，走进另外一个展厅——二号展厅。

“南嘉，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厅是古代雕塑馆，为了体现雍容、庄严的气氛，所以设计的时候采用金、红、黑三色为基本的色调。你看，这边，还有那儿，都是采用佛教艺术中常用的莲瓣形做隔墙。西边是用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佛龕造型做壁橱，这种布景的目的就是使游客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特殊感受。

“咱们这个展厅有六百多平方米，四百多件展品。上起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代，体现出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你看，整个展厅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佛像雕塑艺术。从北魏佛像的飘逸俊秀到北齐和隋代佛像的优雅洗练、生动传神，从唐代造像的形态丰满、姿态优美到宋代菩萨像的清新秀丽、富有世俗情态，使人可

以体察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与中国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发展过程——噢，这些是什么东西？”我突然看到一尊晚唐菩萨石像旁边凌乱地堆放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木箱子，不由得吃了一惊。

“哦，这里堆的大木箱，是我早上接班时吕副馆长叫人抬进来放这里的。他说前两天辽宁新宾有个地方挖到了一座古墓，出土了不少文物，据说还有几具尸骨，借咱们馆暂时存储修复。吕副馆长说这个厅修复设备比较齐全，所以叫我们腾出一部分空间来，把接收的文物放在这里。因为今天早晨才运到，陈馆长去北京开会，吕副馆长说等陈馆长回来后，研究一下再做处理，所以这些木箱子暂时还没有动。”

“哦？新宾，那不是你的家乡吗？”我边说边走过去仔细看了看。

这些木箱子都是临时定制的，由整块木板构成。上下叠放十来个木箱，大小宽窄并不统一，有几个因为制作得比较粗糙，都快散架了，露出一些黑褐色的泥土。

我上前掀开木板一角，借着手电筒的光，依稀看到一些破碎的陶瓷碎片混在泥土中，还有几个锈迹斑驳的金属器皿，一时也看不出什么材质，但从腐蚀程度来看，能够推断这座墓葬已经坍塌，并灌过水，是一座湿墓。一连掀开几块木板，根本就没有什么尸骨。

“唉，不对啊，南嘉，你确定吕副馆长说有几具尸骨么？”

突然厅内所有光源霎时消逝，黑洞洞的一片，将我身边手电的光线映衬得格外雪亮。

“索南嘉……”

身后安静至极，待我转过身去时，哪里还有索南嘉的影子？

我猛地一惊，不知什么时候起，空荡荡的展厅只有我一个人了！

“南嘉！索南嘉！”我四处喊着，却没有回音。当我匆忙奔到展厅门口时，猛然感觉背后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谁？”我身子一矮，迅疾转身一掌斜劈下去，这是我模仿武林绝学八卦劈空掌中最辣的一招，名叫“酒肉穿肠”，是专门对付背后偷袭的招法。但，我这一掌却劈空了。

“呵呵，筋哥，好掌法，稍微慢点就中你的招了！”是索南嘉，正对着我微笑。

“哇，你这家伙，跑哪儿去了，还吓我！”我有些生气，这大半夜的，人吓人吓死人！

“我刚才发现南边玻璃窗上好像有个影子闪过，就过去看了看。”索南嘉看

我生气，赶忙解释说。

“哪有什么影子啊，鬼影还差不多！那你也没有必要吓唬我啊！知道不，我刚才那招叫‘酒肉穿肠’。小子，你躲慢一点，轻的给你来个胃穿孔，重的就得去朝阳沟！朝阳沟，知道不，你？”我没好气地说。不过，看到他仿佛做错事了的小学生样子，也就不好意思再生气了。

“你有没有什么发现，是不是真有人啊？”我语气柔和了许多。

“人倒是没有看到，不过，看到了脚印！”索南嘉略有惊慌地说。

“脚印？那有什么，这两天下雨，卫生打扫不彻底也是有的，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啊！”我笑道，“好了，别疑神疑鬼了，看完另外两个小厅，咱们赶紧去张叔那喝酒啃猪蹄。还别说，刚才被你这么一吓，真得好好压压惊！”

“不是，哥，我看那个脚印好像不是人类的脚印……”

“不是人类的脚印？”我的心怦怦猛跳了两下。

索南嘉却不在意。他脸色凝重，默默看着那扇落地玻璃窗外的大柳树随着风雨摇曳摆动，缓缓地说道：

“果然是暴风雨来了……”

PART 2 镇馆之宝

原以为自己的酒量不错，可在索南嘉一杯接一杯提酒便干的情况下，我还是很快玉山倾颓，醉得一塌糊涂，我最后的记忆是趴在他宽厚的背脊上，脑袋一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子森，别闹，让我再睡一会……”朦朦胧胧中感觉有人在踢我的屁股，我呓语着。

“哎哟！”突然耳朵上一阵钻心的痛让我迅速睁开了眼，刚想发火，陡见四个警察站在自己的床前，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要命的是其中有两个漂亮的警花！

我傻呆呆地坐起来，光着膀子，惺忪地看了看对面墙上挂着的石英钟——凌晨三点四十！

“快穿衣服！”一个男警察冷冷道。

“拜托，请给我一分钟醒神、两分钟穿裤子的时间！”

我一边唠叨着一边慌乱地摸着衣服，脸颊阵阵发烫——床前还有两个警花呢！鞋子还没有提上，我就以被挟持的姿态来到学校保卫科。

结果，我一见索南嘉就乐了。看来他也是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的，裤子都穿反了，上身套上一件衬衫，制服拎在左手上，右手擎着大檐帽，正不知道这会儿该不该戴到头上。我俩互相望了望，都可用“睡眠蒙眬，呆若木鸡”这八个字来形容。

看到保卫科那个外号“根号二”“纵横等比例”，真名黄英俊的黄科长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我不禁笑道：“黄叔，这是怎么了啊？！我们昨天晚上确实喝了酒，是我们不对，但您也犯不着动用国家机器啊——再说，这又不是第一次，干吗搞得兴师动众的！”

“胡筋！你严肃点，你闯大祸了，知不知道！”黄科长一拍桌子，不料用劲过猛，茶杯震倒了，茶水淌了满桌子，于是慌忙找东西擦。看他手忙脚乱的样子，我是强忍着把笑声吞到肚子里。

我刚要说话，只见一个扛着二级警督衔的胖警官走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风衣并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男子。

俩人一进屋，四个小警察赶忙敬礼，胖警官只是点了点头，便请“眼镜”先坐下。随后他在我们两人面前晃了一圈，用一种近乎审查的目光看着我。

我狠狠地咽了口唾沫，同样迎之以坚毅的目光，还带点玩世不恭。

胖警官挨着眼镜坐下来，那两个警花也坐在旁边，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剩下两个壮警察自觉站在门边，似乎生怕我们“越狱”。

搞笑的是，黄科长殷勤地拖了把椅子摆在前面两米处，并极其严肃地挥手示意我先坐下。

我装作没看到，眼睛向上一翻。

“你叫胡筋？”胖警官嗓子略有沙哑。

我没吭声，但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下来落在胖警官身上。

“请问，您是在以审讯嫌疑犯的形式审讯我么？那么请出示拘留证，否则我有权拒绝回答你任何问题——另外，我想给我同学打个电话，他现在在金盾律师事务所工作。”我语气淡然。

“胡筋，你态度端正点，配合警察搞清楚问题！”一个四十多岁穿着整齐西装的中年男子进了屋子，把雨伞放在门旁，在饮水机前倒了一杯热水，坐在索南嘉左侧，棕色皮鞋上沾了一些黄泥。

是他，J大学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吕志清。

“哦，知道了，吕馆长！”我小声道。

“请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想和你了解一下昨天夜里的情况，同时也请各位

同志配合我们的工作——黄科长，请你再找把椅子，请他俩都坐下。”

索南嘉挨着饮水机坐下，我则坐在了吕馆长身边。

看着我俩坐稳，胖警官继续道：“首先通报一下案情，今天凌晨市公安局接到J大学保卫科报警电话，我们于半个小时前赶到这里，根据现场技术勘测和吕馆长介绍，博物馆昨天夜里发生盗窃案，丢失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具体情况请省公安厅文侦处古正阳副处长介绍一下。”

未等胖警官说完，我的头“嗡”的一声，顿感天旋地转，老天！莫说丢失两件文物，就是丢一件也够蹲大牢的啊！怎么会呢？没理由啊！不可能啊！一定是在做梦，我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疼！真疼！

“眼镜”看上去三十七八岁，褐色面皮儿，鼻梁挺直，模样倒是挺英俊，只是毫无表情，像一尊石刻雕像一般。他双臂叠抱，深窝在沙发里，嘴角叼着一支烟，略显宽大的风衣包裹着他，让我想起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

他弹了弹烟灰，稍稍坐直了身子，阴沉的目光透过眼镜，迅速在我身上扫了一圈，随即从怀中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阴沉的嗓音有点像金属擦过玻璃的声音：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原馆藏丢失的文物都出自宋元时代，同为国家一级文物，即元代八思巴文金蟾铜镜……”

老天！听到这个名字那一瞬间，我再次感觉到什么叫魂飞魄散！须知，这件文物可是J大学博物馆的三大镇馆之宝中最珍贵的一件啊！至于怎么个珍贵法，我至今也没有打听到，但据上届学长刘超口头传授——那是一件充满了神秘气息的宝贝！怎么个神秘法，他说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惜，这下没有机会意会了……

“小胡，你坐稳当点！”黄科长推了我一下。

古处长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继续道：“另一件文物是南宋一面连锁纹六角金盘。另外，根据吕馆长介绍，两天前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在辽宁新宾一座古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文物，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此次也一并丢失，目前还不能估测这些文物的具体价值。还有，据一名保安回忆，一同丢失的应该还有两具出土的干尸。”

“眼镜”合上笔记，目光扫了我一眼，端起茶杯走到饮水机那儿接水去了。

“干尸？！您是说那些朽木棺槨中有干尸么？”

“是的，小胡，蔡教授没跟你提起过么，这是他两天前亲自派人从辽宁省博物馆接过来的。不过我也是听蔡教授说棺槨里是两具干尸，没有亲眼看见。你有什么疑问么？”

吕馆长说着站起身，拿着水杯也缓缓踱到索南嘉身后，等着古处长接水。他时而向窗外望上两眼，时而百无聊赖地摆弄着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白金钻戒，显然因为没有睡好觉，本来就很大的眼袋更加水肿，一眼望去好似我家中鱼缸里的那条龙睛鹤顶红。

“嗯……这不可能啊？”我支吾了一声。

“怎么？”胖警官看着我，“什么不可能？”

“哦，没什么。”我忙说。

“砰！”一声巨响伴随着玻璃爆裂的声音，惊得满屋子里的人瞬间站起，齐向窗口惊讶地望去。

古处长面朝窗子，背对大家，佝偻着身子，左手紧紧攥着暖气管子，右臂横在胸前，脚下是一地的碎玻璃。

坐在古处长身后的索南嘉敏捷跃起，一把扶住古处长，让他坐在椅子上。

“发生什么事情了？”胖警官惊诧的声音有些变音了。

古处长重重咳嗽一声，略略松开紧锁的眉头，摊开右手，一枚金黄色的铜壳子弹出现在他的掌心……

“追！”胖警官向守在门口的警察喝道。

“不用了！早逃走了！”古处长挥了挥手。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古处长摇摇头：“我只看到对面楼上有亮光闪动，我判断这是狙击步枪的红外夜视瞄准镜被饭店的霓虹灯干扰后所反射出的特殊光点。”

“这应该是狙击步枪的子弹！”胖警官抬起古处长手中的那颗子弹，仔细看了看。

“嗯，这是美国最新一代 M40A3 狙击步枪的子弹！”索南嘉随口道。

胖警官惊异地看了他一眼。

“索南嘉是部队退伍的。”我解释道。

“老古，你还真是命大，看来你说得对，出入现场穿防弹衣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我一定在支队会上做硬性要求。”胖警官拍了拍古处长的肩膀。

“不，应该是我命大！”索南嘉望着破碎的玻璃窗，目光仿佛想穿透星空。

“是的，这颗子弹的确是给他的，碰巧被我发现，硬挡了一把！”

“古处长，我欠你一条命了！”索南嘉转过头，看着古处长认真地说。

古处长摆摆手：“我是警察，这是应该的。知道是什么人吗？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索南嘉茫然摇摇头。

古处长没有深究下去，点燃了一根烟，示意胖警官说下去。

“嗯，刚才这个突发事件，可以肯定与文物失窃案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并作一案进行侦查。文物失窃案的案情暂时介绍到这里。鉴于本案丢失文物之多，价值之高，系我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文物盗窃案，省厅高度重视。目前，市公安局肖局长及主管刑侦工作的杨副局长正从外地赶回，暂时抽调市局五名干警组成临时专案组，组长由古处长担任，副组长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邢海山也就是本人担任，并负责本案具体工作。

“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同志：康宁远，刑侦大队干事；袁海军，技术中心副主任；杜雅芳，技术中心法医；柳叶梅，特警大队副队长。”四位警官一一颌首。两位男警察也不知是平时腐败还是生来壮实，相对书生气很浓的我来说都是虎背熊腰。杜法医一看就是孩他娘。不过那个姓柳的女警看起来比我还小那么一两岁，白白净净，精致得不像东北这里的姑娘。

我正惬意地赏花赏月赏秋香，忽然听到门外有开门声，转过头去，立刻站直了身子，进来的正是我的导师——蔡雪石教授。

“蔡老……”

“教授……”

蔡老摆摆手，走过去与邢队长、古处长握过了手，顺势坐在一把藤椅上。看得出外面还在下雨，花白的头发沾着雨水，湿漉漉地贴在他干瘪而布满皱纹的额头上，眼镜片上一层薄雾，浑浊的雨滴顺着蔡老单薄的灰色西裤不停地滴着水，脚上的黑布鞋也浸透了，沾着点点泥点。

蔡老坐在藤椅上，接过我的眼镜布，摘下眼镜若有所思地擦拭着：

“陈馆长跟我通过了电话，事情我简单了解了一些。先说一个问题，J大学博物馆始建于1952年，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38年由日本人规划的溥仪新皇宫。因此，博物馆存在建筑久远、规模狭小、布局不合理、展厅安全防护设施不符合规范这几个问题。吕馆长，这个问题我向你们班子提过好多次了，是不是？”

吕馆长忙点头道：“蔡老说的是！文博院顾教授、徐教授等几个老专家也都提过这个问题，班子会也研究过。可是，蔡老，您也知道，咱们馆经费确实紧张……”

“算了！”蔡老面无表情地打断吕馆长的话，“经费紧张，紧张你们今年不是还买了两辆什么丰田霸道么？小吕，你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博士，说你们什么

好？陈馆长从省教委过来，不太熟悉业务，你是常务副馆长，又是业务出身，这些事你有直接责任！你是不是官当大了，忘本了？嗯？你当年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是怎么说的？小胡，把这个给大伙儿念念！”

蔡老随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几张纸片，皱巴巴的，都有些泛黄了，我赶紧接过来，看了看吕馆长胖嘟嘟流下汗水的脸，小声念道：“一个好的博物馆安全防范体系应该是一个综合系统。我概括起来应该是‘四个一’工程，包括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套稳定可靠的技术防范设备，一套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一批恪尽职守的保安队伍，四者缺一不可……”

蔡老摆摆手，示意我不必再读下去，叹了口气道：

“听听！你老师我今天不是倚老卖老，你这观点十年前我听了是真受用，十年来我对你的学弟学妹们经常举这个例子。这也是为什么我全力以赴向学校举荐你出任博物馆领导的原因。可是，你看看，咱们这个博物馆仍保留着二十年前的规模，除了这套红外线报警设施是你们新安装的，咱们还有什么？唉，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说多了只能得罪人，结果什么作用也不起！”蔡老将那张纸折了起来，放到吕馆长手中，摇了摇头。

豆大的汗珠顺着吕馆长油光的胖脸流下。

“博物馆遭盗窃，在我心中那是迟早的事情，你们不记得 1992 年开封博物馆那桩震惊中央的盗窃案了么？那个时候，我们几个老家伙就呼吁要尽快整顿博物馆，加强安保措施。十几年过去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行动！小打小闹，今天整套设备，明天研制个系统，那都是纸老虎，你们领导班子脑袋深处就没有绷紧过这根弦，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过日子，不出问题才怪！现在，我看你们怎么向党和国家、向群众交代！”

眼见蔡老越说越生气，清瘦的身体不由微微颤动着，吕馆长急忙倒来一杯天龙泉，递给蔡老。

“好了，骂也骂够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蔡老抿了一小口水，“这次丢失的几件文物，都很蹊跷，看来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计划作案，我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看，到那儿听听邢队长对案发现场的情况分析。”

PART 3 魔 术

J 大学博物馆古代雕塑展厅。

晨曦已经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整个场馆陷入一种奇幻迷离的淡红色中。

除了昨天存放棺木的地方有些凌乱外，整个展厅毫无异样。

“你们看，这就是昨晚失窃的现场。”邢队走到一组玻璃展柜之前，指着两个空空如也的玻璃护罩说。

“丢失的铜镜和金盘是并列放在一起的，经过初步技术勘察，这两个防弹玻璃柜没有丝毫损伤，可是两件文物却凭空消失，这是本案最为离奇的地方。刚才，我们调出昨晚的闭路监控录像，可惜在昨夜十点二十分到三十分这十分钟内，显示电源被切断，而且备用发电机也被破坏，所以这十分钟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盗窃案就是在这十分钟内完成的。”邢队点燃了一支烟，蔡老向他摆摆手，邢队不好意思地笑着将烟掐灭。

“闭路电视断掉后，二楼监控室的两位保安随即下楼巡线，十分钟后将线路接上。”康宁远警官若有所思地说，“好在我们还有红外线监控仪，摄录下嫌疑人的身影，通过计算机处理，大体轮廓已经出来，不过——雅芳给大家介绍一下技术中心反馈回来的信息。”

杜警官迟疑地望了望邢队和蔡教授，谨慎地说道：“根据我们技术中心红外组电脑合成信息反馈，这个嫌疑犯很特别，应该说在我国国内刑侦界也是第一次碰到。”

“小杜，有啥说啥，咱们这不是分析案情呢么，不要顾忌。”蔡教授道。

“嗯，根据热源成像处理结果显示，这个嫌疑犯不像是人类！”

“不像人类！老天！”我不由得呼叫出声。

“嗯，但具体是什么东西，目前还不能确定，你们看……”杜警官从小皮包里掏出几张照片，给我们几个博物馆的同志轮看。

“你们看，这个朦胧的白色轮廓就是现场疑犯留下的痕迹。”

我挨着蔡教授，看着他手中的照片不由得暗暗心惊。照片上是一个蘑菇状的白色轮廓，奇怪的是没有下半身，一个圆圆肚子模样的轮廓上叠着一个脑袋状的模糊影像，头上是高举一个圆盘状物体的双臂，与身体不成比例，且悬浮在半空中，乍一看去，仿佛套着航天头盔的外星生物体。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是说了么，现在还不确定！”柳叶梅白了我一眼。

我刚想反驳，忽然黄科长匆匆忙忙跑进了大厅，在邢队耳边嘀咕了几句话，邢队黑红的脸顿时阴沉起来，随即目光不经意地扫过索南嘉的脸，我迅速瞟了一眼南嘉，只见他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像一只呆头鹅。

“老康……”邢队向康宁远递了个眼神，说时迟那时快，康宁远一个“大鹏